

第 17 届国际草地会议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召开

THE 17TH INTERNATIONAL GRASSLAND CONGRESS HELD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第 17 届国际草地会议于 1993 年 2 月 7 日—21 日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召开。参加这次草地科学家盛会的 1500 多名代表来自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代表 49 人, 来自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北京、宁夏等省区, 其中还包括台湾的 5 名代表。大会得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 FAO 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并得到其赞助数十万美元。

大会分三个阶段举行。2 月 7 日—2 月 12 日开始阶段的会议在新西兰北帕麦尔斯顿城召开。2 月 13 日—16 日的会议分别在新西兰的林肯、北帕麦尔斯顿和赫密尔顿举行。而结束阶段的会议则移往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昆士兰省的诺克哈默顿城召开。

与以往历次会议不同, 这次会议除一天大会报告外, 分成近 60 个专题组报告、讨论和张贴壁报。各专题组有两个特邀报告, 在讨论中大家围绕专题内容发言和讨论。大会报告涉及草地科学许多全局性的问题, 如世界陆地生态系统、世界草地、草地高技术、草地科学与信息等。而其余 50 多个专题则涉及到草地科学更为广阔的领域, 如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地、湿润热带和亚热带草地、植物生长、植物资源、植物群落、植物改良、草地营养评价、技术转让和教育、牧场管理、草地生产与贸易、分子生物学、气候变化、不同环境条件下(如干旱、温带、湿润热带和亚热带)的土壤特征与过程、种子生产、动物饲养、热带豆科牧草等。

在闭幕式上, 肯尼亚的 B. N. Okigbo 作了发言, 他不仅谈到了世界草地和国际环境面临的许多问题, 而且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技术应用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第 18 届国际草地会议将于 1997 年在加拿大召开。作为下届会议的东道主, 加拿大代表对下届会议的若干考虑向大会作了报告, 并得到大会的认可与赞同。

与会代表对优良的草地必须有豆科植物这一点持有共认。众所周知, 新西兰的草地, 是靠三叶草较好解决了氮素问题。而澳大利亚热带地区, 夏季干旱, 但经过多年的研究, 成功的在草地上种植了灌木银合欢, 不仅较好的解决了氮素来源, 而且由于放牧利用也增加了家畜的蛋白质补给。所以在闭幕式上, 新西兰的科学家强调指出, 对于所有好的草地来说, 豆科都是必需的。在我国不同类型草地上, 因地制宜的注意发展豆科牧草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而当氮素问题解决之后, 硫磷问题随之突出, 正因为如此, 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硫磷的研究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

加强草地科学应用研究, 应给予更大的注意。确实, 在草地科学中有许多值得深入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课题, 如基因资源的收集与保存、分子生物学在植物改良中的应用、草地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能量平衡、种群增长、生物多样性研究等。但草地科学毕竟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 正因为如此, 草地会议的大量论文都是以这些内容为主。

加强我国草地科学研究成果的对外介绍和宣传, 为发展世界草地科学作出我们应有

的贡献,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我国是一个草地大国,从事草地科学的科技工作者与许多国家相比,绝对数量并不一定少。从所做的工作来看,几乎内容涉及草地科学的各个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在许多方面也具有较高的水平。但由于语言和文字不同,阻碍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故在世界草地科学中我们影响较小。所以尽力向外介绍我们的科研成果,为发展世界草地科学作出我们的贡献十分重要。(陈佐忠)

有关当前植物生态学中热点问题的讨论——本刊编委会扩大会议纪要

Discussion on the Hot Topics in Current Plant Ecology—An Expanded Board Meeting of the “Acta”

本刊编辑部于1993年第一季度召开了一次由在京编委会成员及部分青年学者参加的有关植物生态学进展中热点问题的座谈会。目的是活跃学术空气、澄清一些科学术语在植物生态学中的应用及其概念问题,为提高本刊学术水平,拓宽稿件来源,并通过学报来推动学科的发展,听取对本刊及编辑的建议和意见,以适应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办好刊物,为广大读者和作者服务。

会议由本刊主编陈灵芝先生主持,参加会议的编委有郑慧莹、陈昌笃、姜恕、蒋有绪、于拔等先生。会上议论的内容比较广泛,现重点归纳如下:

一、学科发展以及如何结合实践

1. 全球变化,是人类社会现在面临的挑战问题。全球变化包括由大气、水、土壤、生物以及土地和水利用形式的变化,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生态变化等等。全球变化的生态学后果可能首先在生物个体、种群和群落中表现出来,如生物个体的物候学、光合速率、行为学、微生物活动的变化等等。由于干扰状况和种间相互关系又表现为群落结构的变化,这个个体功能和群落结构的变化,最终可能表现为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

2. 生物多样性,包括由各种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在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方面的种种变化。当前主要是了解基本状况,制定出有根据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对策以及了解生态系统功能,来制定维持生物圈的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的管理对策。

3. 持续生态系统,主要了解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何时或什么条件下就达到其不能维持的压力极限,如何恢复受损害的生态系统,如何对生态系统进行管理才能保证其生产能力及支持自然过程和人类群体。

对于上述三个热点问题宜从哪一级层次,或哪一类尺度去进行研究,在会上有些分歧:有人认为应以生态系统为中心,因为它是由各种种群相互有机地组合而成的,而它们又相互联合构成了景观;有人认为还是从群落一级为宜,因为实际工作还是从群落这一级着手的;也有认为从应用出发,对生产起指导作用的,可能种群这一级更好些;还有认为,我国随着国土开发,如矿区的植被恢复、湖泊的富营养化、城市的扩展、自然保护区的规划设计等等,从宏观尺度的研究可能更接近这些生产上的要求。经过了一番议论后,大家看法趋于一致,认为研究中心放在哪一级层次,看来应随不同对象而异。我国在80年代前,从植物生态学这一领域看,可以说在研究层次上是比较单一的,即主要集中在群落这一级

(下转 216 页)